

五代史第十三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刳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

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傭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

殺戮后每誠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卽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于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

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堯卿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妣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卽位追冊爲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諡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

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婦聘之帝卽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未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
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
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卽位
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卽位封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
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
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卽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
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
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
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
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
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

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从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友誨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

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于色太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卻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

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又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卽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柳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

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
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
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
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
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
恭讒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
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
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
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克鄆還領許州崔洪奔
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
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
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

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費太祖卽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卽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

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
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
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
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
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
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
親吏馮廷諤以劒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劒擊柱者三太祖憊仆
于牀廷諤以劒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裊褥裹之瘞之寢
中祕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羣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
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
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
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

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厯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卽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劒鎗然有聲躍起抽劒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疎

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畧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

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奔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卽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